

醜

史

紀

釋

方

與

讀

輿

序



00304

註釋讀史方輿紀要序 卷下

湖廣



湖廣之形勢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荊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據楚人却郢而強及郢郢止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衝恐為吳人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

00304

註釋讀史方輿紀要序 卷下

湖廣



湖廣之形勢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郢郢而強及郢郢止而固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衝恐為吳人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

黃祖於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知東南形勢勝必在上流也於
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列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
孫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轍矣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
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要膺也中原有之可以併東
南東兩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請得而備
言之從來善用荊州者莫如楚楚都於郢而其爭中原也則在
方城漢水之外是今日襄陽以北地矣西則以黔中巫郡隔碍
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歸州夷陵諸境乎東則越吳沔以迫陳
蔡由夏州來符離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蕪蘄之郊乎是列

全楚之形勝莫過於荊州也若夫用武昌者則莫備於江東孫
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險確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臨
江漢形勢險露特設重鎮以為外拒而武昌退處於後可從容
而圖應援耳名為都武昌實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
可無事者晉人伐吳分遣一軍出夏口一軍出武昌此亦第徇
吳人陪都之名而未權其實也東晉因之而武昌尚夏口並重
陶侃鎮荊州則鎮武昌庾翼鎮荊州則鎮夏口劉裕締造之初
亦嘗以江沔未靖移荊州治夏口迨孝武時則增置郢州治焉
郢州治而武昌乃歸重於夏口矣蓋郢州者所以分荆襄之勝

而廢荆襄之口者也自此荆襄多事鄂州實首當其鋒沈攸之
以江陵發難不能下鄂州不旋踵而敗止蕭衍自襄陽而下列
必爭鄂州王僧辨自荊州而下列先入鄂州隋人以夏首為陳
氏之要衝唐人以鄂州為江漢之重鎮皆昔鄂州也及南宋之
衰也襄樊陷而鄂傾而鄂州之防急以伯顏之強狡不取輒犯
鄂州者誠畏其險也及取鄂州而東南遂不支矣是上流之形
勝誠莫切於武昌也若夫襄陽者西晉之列以止吳蒙古用
之則以亡宋次則西魏用之亦以止梁苻堅之陷襄陽也不知
襄陽之可以覆晉也西魏之擅襄陽也不知止梁之資即覆陳

之本也問嘗謂南國之周瑜有用襄陽之志而無其年吳壯繆
有用襄陽之勢而無其智庾翼有用襄陽之識而無其力桓溫
有用襄陽之力而無其識南宋諸君子有用襄陽之言而其事
于岳武穆可謂聞其語矣見其人矣而又歷於讓賊然列千百
年來北人以襄陽并東南者有之矣南人未有以襄陽而清閔
洛者也要以襄陽為天下之要膺列自若矣容曰予聞之武昌
水要也荊州路要也襄陽險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於
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優劣視歟余曰三要之說亦未盡然子
遂因之而以三郡並較也襄陽殆非武昌荊州比也吳人之夏

口不能敵晉之襄陽奇人之鄧州不能敵蕭衍之襄陽宋人之
鄧州不能敵蒙古之襄陽矣昔人亦言荊州不足以制襄陽而
襄陽不难於併江陵也三国爭荊州吳人不能得襄陽引江陵
之兵以攻魏輒破於襄陽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陽襄陽
扶魏兵以來而江陵之止忽焉魏人占蕭釐以江陵而易其襄
陽亦謂得襄陽而江陵之存亡我制之也五代時高氏保江陵
賴中原多故稱臣於國以延歲月宋師一逾襄陽而國不可立
矣蒙古既陷襄陽不攻江陵而攻兩郢也亦以江陵不且為我
難也噫孫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獨不向襄陽故不能越漢江尺

寸地晉人有襄陽矣乃謂漢水之險不及大江甚且輕成江北
重成江南何其志在於中原也幸而是時北人無能用襄陽北
耳彼襄陽者進之可以圖西北退之抗足以固東南者也有襄
陽而不守敵人踰險而南漢下江上下躡深至多出沒縱橫無以
顧之患矣觀宋之未造孟拱復襄陽於破止之解抗足以抗衡
強敵及其一失而宋祚隨之即謂東南以襄陽存以襄陽止亦
必不可也客曰然則國家省會之設何以不於襄陽而於武昌
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跡未究其本耳漢都長安而荊州首列南
郡晉都洛陽荊州先治襄陽平吳之止改治江陵唐都長安而

十道之設山南道則治荊州開元改置則山南東道治襄陽宋
都汴梁分湖南北為兩路治江陵長沙復後增置京西南路治
襄陽蓋天下之形勢視建都者為推移藩屏之疎密視建都之
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東南武昌不得不為
重地元起於北方去東南最遠當伯顏之破襄郢而東也宋人
舉國以爭鄂州矣伯顏於是多方以圖之既得鄂州周覽山川
以為江南要地亟欲滅之為規取江南基本其以因之而行者
建矣德漢遁逃據為窟穴太祖克之仍為司治蓋既已定鼎金
陵當混一之時而未忘東南之慮從金陵而訖武昌王述訪云

一有緩急駿奔不难者也燕都卜宅以後亦惟以憲而遵又何
改焉訪謂因已然之迹而未究其本者此也容曰然則襄陽可
以為省會乎曰爰為不可自昔言祖中之地為天下膏腴誠引
溼涓之流通揚口之道屯田積粟鞠旅陳師天下有變隨而應
之訪謂上可以通關決中可以向訐洛下可以通山東者無如
襄陽由武昌而北非不足以中三關動申蔡然而取道紆迴不
如襄陽之徑且易也容又曰建國於東南襄陽亦可以為省會
乎曰東晉時已僞置雍於此矣昔人謂東南可以問中原北莫
如襄陽晉之桓溫宋之盧王誕齊之曹虎陳顛達遠之戰於河

洛之間近之爭於穰郢之際惟其有襄陽也西魏因蕭登以取襄陽而東南之勢遂折而入於北襄陽在東南不後於武昌也樊酌其中當設有會於武昌而建郢府於襄陽以全楚之資力供襄陽之指揮荆州引黔粵之餉西陵通巴渝之蓄而武昌集吳會之漕以持襄陵之後救千里間呼吸可通見敵之隙必慮乘之吾知天下之勢且在東南矣彼武昌者自守或有餘攻取或不足且夫陽邏既下而道出武昌之東門嘉魚可來而敵在武昌之南渚漢口之重兵吾慮其來可專恃矣至於夷陵險要自古涉推而施州山川環結土田蕃衍隋唐以來皆為郡縣今

等之柱要荒矣竊謂夷陵建郡而以施州房之增置房邑南北相饜既以通建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勢或不圖國者所當計及歟

夷陵

今湖北宜昌府

楚都郢句

建王始都郢在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治

郢句止

秦昭襄王十一年秦白起攻楚拔郢

頃襄王

北保於东城

○按郢城是別都在今襄陽府宜城縣

西南孫策句

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擊黃祖軍至沙羨大破之○按沙羨在今武昌府西高孫權咸夏

口

建安十四年孫權築夏口城以程普為江夏太守治沙羨○按夏口在今武昌府城西今省城即古夏口城也

在今河南南陽府

漢水

詳廣黔中在今四川酉陽

巫郡

今四川歸州

今湖北宜昌府

冥阮

又作龜隘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湖北沔陽府應山縣北元十五里有大

小石山鑿山通陳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由夏州州來符

離通江淮春秋昭四年吳伐楚沈尹射存命於夏油五年楚射

亦謂之夏州又成七年吳伐州來田四年走然丹城州未以備

吳十二年楚子將於州來○按州來在今安徽壽州北卅里

符離今安徽鳳今湖北黃晉伐吳見江陶侃鎮武

昌晉明帝太寧三年以陶庾翼鎮夏口晉成帝咸康元年庾亮

軍江沔未靖等句晉武帝元興三年劉毅討桓桓於江陵自

義熙初劉毅等克江陵岸帝東下毅右劉道規留屯夏口毅以

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密控接湘川及帶漢沔諸道規鎮

夏口既而毅東下道規使沿夏口城○按沔今安陸

府沔陽州江今江西九江府江陵今荆州府江陵縣

鄂州句高北朝宋孝武帝建元年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即

為鄂州以今上流之勢又移江夏即及鄂州並治夏口

亦謂之

鄂城沈攸之等句宋廢桂王元徽五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

任素出已下一旦身執心不能平於是遠涉強同岸兵攸之至

夏口自侍兵強欲留偏師守鄂城自將大兵東下柳夜陸道人

挑戰肆罵穢辱攸之怒決意攻城陸隨宜拒

應仗之不能克順帝昇以二年軍潰走死蕭衍等句齊東昏

二年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以年正月在襄陽四

月出沔江命王茂等逼鄂城降之八月引兵東下十月圍建康

王僧辨句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即陵王休據鄂湘東王繹自荆

州遣王僧辨帥舟師襲之休不戰而遁僧辨遂入鄂

唐以鄂為重鎮句唐敬宗寶曆元年襄樊陷見浙西鄂傾宋度

德九年伯顏攻鄂州張友傑力戰禦之相敵遂潛兵陷

新鄂逃居酒死○按新鄂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

咸淳九年伯顏舍所逃趨鄂來援孫將

兵款鄂不至而守臣張瑄元益降元西晉止吳句晉武帝泰

始五年羊

祐督荆州鎮襄陽後

蒙古止宋句宋庚宗咸淳九年呂文

煥為襄陽太守款降元西魏

止梁句

梁元帝承聖三年魏取襄陽立蕭察於江陵

符堅陷襄陽句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秦苻丕陷

襄陽契

周瑜句

三國曹操收於赤壁既失荆州向襄陽置戍瑜嘗說操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關壯繆句

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八月關羽取襄陽進圍樊操議遷都避之冬十月操使呂蒙襲取江陵操歿樊

關羽走止

庾翼句

晉康帝建元元年庾翼表請桓溫句

二年溫伐秦苻自江陵道出襄陽孝武帝太和三年符堅陷襄陽桓溫奔荆州兩爭襄陽苻不能拔

南宋諸君子

句

高宗初李綱言大率之說閩中為上襄陽次之孝宗初陳亮言襄漢之地控引京洛此今日說當有了者

岳武穆

句

組與中襄陽為虜盜所據武穆工言襄陽云即為恢復基本宜先取之即以除心臂之病於是符李或於襄陽一戰克之

吳攻襄陽句

陸遜以葛隆茅處攻襄陽元帝仇襄陽

王登元師於魏

江陵止

梁元帝承聖三年魏于羅其雍州之地○按雍州即襄陽而朝僑置雍州於此○此條

句

于謹既克江陵乃立登為梁王資以荆州之地三百里仍取

與上西魏止

高氏保江陵句

唐末齊高季真鎮荆州梁末齊既化初賜齊渤海王休屠莊宗同光二

年改封南平王明宗天成三年子從海嗣而漢為國粵皆稱帝從海北向林匡利大賜子信子保融梁具一之向三八頁

宋師逾襄陽句

宋太祖建隆三年遣慕容延釗假道荆南討張文表還襲江陵高繼冲降

宗嘉熙三年

宋失襄陽

見浙

偽漢

陳友

孟洪復襄陽

江篇

偽漢

王述句

晉成帝咸康八年

昌移鎮樂鄉王述曰武昌實江東之中非但杆標上流而已云云燕都卜宅

襄陽以南沮水

左在地皆晉祖中蓋祖中

漢清

漢水在河南葉

句

見隨王誕句

志記雍州州入夢祖稅
悉能襄陽使隨王諶鎮焉曹免陳顥達句

年魏人大举入寇
詛江州刺史陳顥達鎮樊城明帝建武四年北魏攻而陽雍州

刺史曹免与高陽太守房伯玉不協頓軍樊城既而魏廢齊兵

五河軍主刘山陽據樊城苦戰魏兵乃退未幾魏

主獲將十万余圍樊曹免閉門自守攻圍在月不拔

府鄧州今湖北黃州府巴渝今四川重慶吳會指蘇常嘉陽

東南二百州○按陽南渚即鷓鴣洲在武昌施今湖北施南夔四川夔

八十里昌府南大江中府施恩縣治

江西

江西之有九江也險在門戶間者也此夫人而知之也江西之

有贛州也險在堂與間者也此夫人而知之也棄門戶而不守

者敗爭門戶之間而不知堂與之乘吾後者敗棄堂與而不事

者敗爭堂與之內而不知門戶之持吾虛者敗然則重門戶而

固堂與遂可以必不至於敗乎曰不能何以知其然也重門戶

人知我之專事門戶也強鄰厭吾西勁敵扼吾東欲於門戶之

外闢方寸之地而不可得則門戶為無用矣固堂與人知我之

專事堂與也牆垣溝池可以阻寇之來而寇亦即限我於牆垣

溝池之內甚且或伺其旁或乘其隙堂與可於恃乎且以十萬

之衆萃於江浚以十萬之衆屯於嶺下自大庾至潯陽南北懸

絕千八百有餘里而饒信洪州以東袁吉洪州以西敵來之路
凡十餘度四面拮据必有一懈懈則敵乘之而入矣且夫轉輸
則農業廢救援則兵力疲陸行病於沮澤之多水行苦於灘險
之遠敵雖未入吾境而我先生困抗謂江西之地可以坐保一
隅而無患哉然則戰乎曰以九江戰則踣躄於水濱以贛州戰
則崎嶇於山谷戰未可以必勝也然則何取於江西曰以江西
守不如以江西戰戰於江西之境內不如戰於江西之境外何
以知其然也從來善用兵者如風如雨如雷如霆如猛獸之噬
如鷲鳥之擊而後可言戰敵人備武昌我則攻皖口敵人備皖

口我則攻武昌我方攻武昌皖口之防未密我攻下皖口我方
攻皖口武昌之備必疎我即下武昌事在金陵則不攻武昌不
攻皖口而疾捲金陵可也不然出淮東以震山左出淮西以動
中州可也或沿江而下乎或泝江而上乎或逾江而北乎我之
攻者一敵之防備者十敵必不能以備我矣然則江西遂棄
不守乎曰非不守也守易而戰難以九江贛州城高池深苟得
其人雖疲兵敗甲就可守也次則袁州廣信各留數千人守之
尚南昌互為形援足矣且我方提兵四出橫行中原敵必心懼
氣沮未暇為潛師入境之謀即或有之吾平日之節制尚足以

維持於不敗甚而敗焉者得淮南山左之一郡不以易江西之
全境也且與其以守失之母寧以戰失之向使奉一千里之
地數十萬之人而束戈歛刃置之於無所用如趙括之於長平
馬謖之於街亭求與敵一戰而死亦不可得不亦哀哉然則可
戰之勢或在九江乎曰然自昔用九江者其成其敗亦燦著矣
吾独怪刘宋之子勸其拳了於江州也亦既有四方之全勢而
卒死於江州刘子勸勿稱鄧琬庸下之过也追时陈友諒之用
江州也吾滋惑焉友諒以徐壽輝之欲遣陸兵為非策也既殺
壽輝遂都江州當其初恣睢暴橫氣吞江東似乎知用上沅之

勢即師徒再表西據武昌亦未為失計何以拳軍而東不爭江
州而爭洪都以自達其止也使友諒疾擊江州東扼湖口洪都
必震更或順流直下徑襲安慶吾意是时安广方恃江州之蔽
備必稍怠襲之可得也既得安广江州友諒故都爾翻城相應
事所宜有洪都之吞金陵千五百餘里道路懸隔勢不相救不
且為友諒囊中物哉計不出此乃以舟師悉指洪都前有堅城
之拒必有湖口之隘使我得從容赴救一戰而斃之兵必師
深入還道宜利友諒固未之前聞也或曰洪都鄰接武昌友諒
攻之但為肘腋慮使友諒既東洪都拳軍而踰修水越西塞以

爭武昌奈何曰吾又知其不然也自洪都以西道皆僻遠勢未
易遠交諒雖東武昌其根本之地守亦必嚴且友諒既長驅江
上兵力雄盛為洪都者亦自固不暇何暇攻武昌哉曰贛州於
南昌如何曰贛州又非九江比也宸濠以南昌之衆奪南康九
江疾趨而東是也使不改安广竟掩金陵王守仁虽舉勤王之
兵自吉安而北復南昌向九江而濠之勢已成天下向背正未
可知幸天奪魄其周章狼戾一至此也然則贛州於南昌有時
可以不慮南昌於江西有時可以不守贛州有度固守南昌以
拒之可也甚哉急扼湖口力固尋陽使不得轉出於大江而後

圖所以制之可也昔華歆以豫章敗於孫策何無忌以豫章敗
於徐道覆據師乞以豫章敗於劉子羽林士宏以豫章敗於蕭
統鍾匡時以洪州敗於秦裴南昌不必為險固之地林士宏失
豫章而保存于恃彭蠡之阻也又棄鄱于而保虔州恃贛州之
險也然贛州自守或易攻人亦難五代盧光稠據虔州而事巾
朝文者不过數年及譚全播之時卒并於淮南矣徐道覆出南
康而北陈霸先出南康而北蕭勃之衆亦出南康而北時勢各
殊成敗迥異未可同日語也王守仁之出贛州亦時勢宜然諒
此不察謂贛州與南昌有不兩存之勢嗚呼何失暗於大計哉

惟九江在江西誠為噤吭之地自三國迄今惟北而南未有不
曰尋陽而可圖洪州者明太祖一克江州而隆丹以高堂風歎
陳友諒越江州而攻洪都一敗而不復振矣嗚呼知贛州之可
不慮而後可以用南昌也知南昌之可不守而後可以用江西
也知用江西之可不徒戰守於贛州九江之間而汝可以有了於
天下嗚呼可不鑒哉

江浣謂大江之濱大庾嶺在安南西南十五里南至廣東南雄府六十里為五嶺之一贛粵要衝也尋

陽今九江府德化縣饒信以東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二府為江西東境東界浙江衛嚴安徽之池等州

袁吉以西袁今袁州府吉今吉安府二府為江西西境西界湖南而長沙衡州等府武昌今湖北皖

口鎮名在安徽安廣府懷寧縣西十五里皖水入江之口也金陵今江蘇江寧府淮東今淮安府

州接淮西今安徽穎州境西淮南今江蘇揚州多徽鳳陽廬州趙

括句趙王以括代將虜王乃陰收白起為上將括出兵擊虜軍起伴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不得入而秦奇

以待敵趙軍絕食久欲出不以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虜乃人皆降

馬謖蜀後主建興元年出師高亮使馬謖督師平高張

宋子勛等句南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江州刺史

帝以鄧琬及袁顯為僕射張悅為尚書沈攸之進克江州

斬陳友諒等句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友諒欲就其孫壽輝殺使

入門閑伏莽居殺其部回留壽輝居之十年攻太平拔之遂

叔壽輝於采石卅一年明祖克江州友誼立武昌卅三年友誼大造戰艦悉師趨洪都攻圍朶月明祖引軍馳救相持於新陽湖之康郎山至涇江友誼戰死○按隆縣即朶具今南昌府洪湖之今九江府湖口縣洪都即南昌府明祖改名洪都修水在南昌府義寧州西六十里源出幕阜山分東西二流西流入湖北通城縣界東流屈曲六百卅八里出建昌城入彭澤濠等句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建昌城史王守仁與兵討之七月宸濠留宜春王拱樞守南昌而劫其眾六万人出大江攻虔州或守仁救虔守仁曰不然今九江而麻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帥兵地我必破賊皆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身斬集氣親攻必破賊閩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莫不勝矣密曰善已爾次豐城以老為知府任文定為先鋒庚戌夜半抵廣潤門亭及黎明洪軍排鎗登蓋入南昌宸濠果自多門區救過於黃家渡伏柴賊大潰退保八字腦獲大敗退保樞密執南廣九江上下凡卅五日後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襲廣江太守劉勳曰高賊平華歆句北歸許策遂西破黃祖盛文狗豫章太守華

歌降○按豫章今南昌府何無忌句晉安帝美熙文華徐道覆寇南康廬荆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之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邊射乘亂暴息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戰死操師乞句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十一月壽陽賊帥孫師乞自稱元具王攻尚豫章即以女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衛史到子林士弘句師乞死士弘代統其眾林帝都豫劉將兵討殺之章同牙建十三年士弘從南康蕭銳遣將襲克女孫章士弘退保鍾于尋復移據虔州唐高祖武末二年士弘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唐士弘懼降尋復退保虔成山洞為洪州刺史若干劍鍾匡時句唐昭宣帝天祐三年淮北破死○按虔州今贛州府南揚渥遠秦裴將兵擊洪州匡時遣劉楚據荊州阻水立寨裴專破之彭蠡即鄱陽湖遂圍洪州虜匡時以歸○按洪州即南昌府治彭蠡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盧光稠五句唐末虔州刺史盧光稠與譚全播據虔百五十里州梁太祖開平三年以州附於淮南是楊氏居徐道覆句是徐何無陳霸先二句南北朝梁敬帝末有江西地平二年蕭勳起兵

廣州遣歐陽顛傳秦蕭攻為前軍南江州刺史徐孝頃以兵居
之陳霸先遣周文育帥以軍進討顛出而原屯苦竹灘秦據險
口城孝頃上豫章豫石頭文育於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板
俱下燒豫章柵燒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設備文育由間
道進據三窟之間顛表
設禽初軍均懼盜殺初
明太祖等句
明祖既克江州友諒偽
瑞以詔與未降於是走
昌饒袁宣去為皆附
江西行省平章事胡廷

浙江

浙江之形勢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曰越不
嘗以此止吳乎夫越之尚吳抗也越實不足以敵吳而吳恆有
吞越之志夫差敗越於夫椒棲越于會稽當是時固已無越矣

而吳不取乃從而受越之愚越自知其不能報吳也尚種蠡諸
臣積謀蓄力數十年而後發之一旦使吳不虛竭其國疲弊其
民殺其謀臣以資越越未可以得志也越既滅吳而江淮之地
坐收之矣而越不能也有也楚人信而奄有之蓋越之止既肇於
亡吳之日矣君子視楚人有江淮而早知滅越者必楚也後代
季子通竊餘杭而止於江淮之杜伏威明太祖定金陵收江北
然後後而覆偽吳亦其大較矣曰吳越不嘗以此立國乎夫吳
越之立國也陰結與國厚欺中朝恃為形援而淮而以上游之
力若不難翦此而後朝食吳越之敵國外患莫甚於淮南故大

君皆勉強自立亦兼有將帥之材僅保其境內而不援敵人以
據然江淮本雖為吳越為仇而吳越實藉江淮之衛吳越助中朝
以攻南康政唇齒之慮宜無待李氏之昌言也交觸藩之會既不
敢以背中朝力又不足以存李氏及李氏亡而惕然有孤立之
懼矣藉地來朝不可緩矣是江淮之存亡即為吳越之存亡
也宋之都臨安也亦然渡江之初奔亡倉卒江淮之藩籬未遑
立也兀术提兵躡江東陷建康自廣德直趨臨安進陷明越窮
追海澨錢塘之波濤曾不能濡戎馬之足矣嗣是此將力戰於
江上于兩淮又遠而爭襄陽爭川浹然後藩籬益固而臨安可

都矣迨其後也蒙古擾兩淮傾襄樊伯顏長驅入建康而淮江
之險盡入於敵伯顏自建康分兵三道直指安臨壓卵之勢已
成虽有智者不能為宋謀也猶謂浙江之命非江淮制之也乎
然則浙江無當於得失之勢乎曰奚為其然也夫浙江北南臨
閩粵北輔金陵東禦島夷西走饒歙魚鹽粟帛賦資也其
民習波濤善弓弩甲兵亦可用也但以僻在東溟湖山間阻以
此爭雄天下勢有豈唯敵舟蓋嘗取浙江而籌之夫浙江在漢
不及一郡之地東漢永建四年議以會稽一郡周圍一十萬里
山川險阻控馭為難因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地而西刻為吳

郡孫氏分割以後建置始多大約兩浙之境北盡江濱南極甌
閩唐乾元初置浙江西節度使領昇潤宣歙饒江常蘇杭湖十
州浙江東節度使領越睦婺台明處溫八州其浙西之地益
推而廣之矣後又以浙西為鎮浙軍領潤州及蘇常杭湖睦共
六州浙東為鎮東軍領趙州及台明溫處婺衢共七州後之言
兩浙皆以是為據錢鏐兼領鎮浙鎮東二軍而移鎮浙於杭
州不能常有常潤也蓋已非兩浙之舊壤矣然而有吳郡則猶以
江為境也今之建置并不逮吳越之疆矣如是而故爭雄天下
不誠難哉雖然時合何常且用兵之道不在奇變而已夫浙江

者震澤枕其北大海互其東以奇變之資也吾用正兵以指平
江敵不慮我之越以而未渡湖而至也列吾之計曰夫何也自
錢唐而放乎大海乘虬破浪左江右淮因利乘使出入縱橫敵
必不知其設備也錢鏐討薛朗於潤州欲自宣山下海門董搏
霄自海陵進擊項普略於杭州曰吾若追係湖州使賊舟乘銳
趨京口列江而不可為矣夫杭州至京口未易信宿遠也由海
道而前列一帆可至耳震澤與蘇常接壤春秋時吳越已從而
爭之六朝都建康以義具為重地東方有變必爭義具以扼
震澤之口也淮南南唐與吳越相持湖濱烽火星羅棋布明初

亦自宜且出太湖襲敵之湖州蓋太湖在洪郡肘腋間與敵共
險先乘其勝矣且不宜且以海道溧陽越東壩乃直抵金陵也
夫以東南而閩中原則不能無事於江淮以浙江而閩江淮則
不能無事於湖海此必然之勢也若自四安而出廣德由廣德
而上東壩亦出奇且必爭之道而勢少力孤或未可據達若夫
西奔奉水陸相因奇正相輔則偏師宜出其間矣淮南獨用之
以攻吳越而卒步功聖人蒙古用之而臨臨安一則無備之國
當方張之寇一則分道並進氣盛力強也至於仙霞入閩良為
要途然漢伐閩粵由會稽海道而進吳越取福州自温州越海

而南元人入閩多自明州濟師明初平閩寇一自江西出杉關
一自明州泛海竟掩福州實未嘗由仙霞也夫用間道者多奇
奇功自昔然矣噫此亦就浙江言之耳有提衡六合之規者居
海上而運中原浙江以南皆將傳檄而下望風而附如吳越已
事正不必切之於浙江也或曰明太祖何以先圖而浙乎曰明
太祖實起於東南卧榻之旁皆戎首焉自不得不先為苞桑之
計矣夫運量天下豈惟一途子而就有刻舟膠柱之心哉

夫差敗越等句

周敬王廿六年吳敗越於夫椒殺槁李也遂
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文種因吳

太宰嚭以行成夫差許之任員諫不聽○按夫椒山名在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太湖濱句踐山名在紹興府越東南 虛竭

甘其國 謂營姪蘇甚及為 晉楚爭中原等事 殺謀臣 敬王卅六年夫差賜伍員以屬鏃之劍員自殺 越不

能有江淮 周元王二年越滅吳以淮上之地為楚 顯王卅五年楚滅越 李子通竊餘杭二句

唐武德三年李通自江都徙居杭州四年杜伏威將王雄誕擊之通以兵牙林松嶽雄誕遣將二千人乘高據險逼之子

通窮登陸降執送長女 ○按傷杭公杭州府定金陵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明祖攻集平路克之建德府天府 收

江北 至元十七年明祖取常州 覆偽吳 至正十七年明祖克路及江陰州遂取揚州 平江張士誠以歸士

誠自裁 ○按平 吳越以此立國句 唐末錢鏐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初詔以為武勝軍防禦

彼二年假鎮假節度使乾寧三年以討董昌功兼領兩軍天復二年封越王昭宣帝天祐初封吳王四年步溫篡位段封吳越

王尽有 浙東地 陰結句 楊行密據淮南國号吳越相攻 梁末帝貞以二年與吳越連和自是休

兵息民 厚略中朝句 宣明二年錢鏐遣使先業洵通入云以 十餘年 唐莊宗同光五年鏐復修職貢於唐昭

段房子元薩勿以易姓廢帝大之礼自是帝重 斂其民以了中國至孫倣益木坊坑奇異為敵 吳越助攻南唐

宋太祖 開寶七年取錢倣昇州東面行營拒制置使八年 倣取常州江南主李煜贈倣右曰今日是我明日豈有君 南

唐亡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克生 兀尤躡江東 宋高宗建炎三 陵江南主李煜降南唐亡 年金宗弼破江

東○按江東今蘇州江 寘二府及安南境 陷建康 建炎三帝金烏珠渡江陷太平 州建康守臣陳邦先戶部尚

書李稅 自廣德趨臨安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 迎降 過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贏

兵表百守以者豈能遠度哉遂犯臨安 守臣康允之棄城走。按臨安今杭州府 陷明州 金師攻明州 張浚劉洪道

遣兵掩擊金人奔北退屯餘姚遣人誘師于烏珠烏珠遣兵向 阿里富將陣覆攻明州張浚懼帥趨台州劉洪道亦遁越九

日金師入城。按 陷越州 建炎四年浙皇高將璉入越州宣撫 明州今甯波府 郭仲琦奔温州知府李鄴降○按越

州今紹 窮追海濱 建炎三年金人陷明州屠 戰於江上 建炎 大民遂襲奔於海尋走温州 四年

州今紹 窮追海濱 建炎三年金人陷明州屠 戰於江上 建炎 大民遂襲奔於海尋走温州 四年

韓衣志逸擊金烏珠 於西淮向 宋高宗紹興四年韓衣忠敗金

於江中因大破之 人於大儀六年遣張俊屯盱眙

劉光政復壽春揚沂中敗劉觀於藕塘追劉麟王 爭襄漢

南壽春九年劉麟敗金人於順昌陷在淮南北 四年

岳死復襄陽偽齊劉豫益兵駐新野死占別將王方夾擊大敗

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

爭川陝 建炎四年張浚敗於富平召吳玠扼和尚原關師古守

西紹興九年金人未歸陝西河南州郡十年五月烏珠蘆里午

南侵復破河陝六月吳玠敗於扶風閏月金人敗涇州田晟

破之十一月吳 宋提宗開元九年九月元

麟等復陝西州 衣祖將兵渡淮邊自將由

大勝関張柔出虎頭関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夜祖至黃陂遂帥

洪軍渡江進圍鄂州十二月費心道乞和鄂州圍解度宗咸淳

四年元道河疎劉整圖襄陽五年後是史天澤益兵圍襄陽九

九年正月樊城陷三月呂文煥以襄陽數降元帝恩德祐元年三

月伯顏入建康十月召兵為三道所刺擊出廣德四安額趙汝

松潤董文炳出江並出由鎮江入江陰趙汝汝浦事亭伯顏陷常

州自平江趙嘉興二 東漢順 會稽吳郡 東漢山浙江之東

年三月伯顏入臨安 帝年步 為今稽即浙江之

乾元 唐肅 昇 府今江蘇江

昇 府今江蘇江

潤 府今江蘇江

蘇 府今江蘇江

常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宣 府今江蘇江

東方有疾二句

南北朝宋明帝彥收二年晉王太子勳率兵討

東軍袁自承夜至固山擊敗東軍進屯吳城斬延熙將楊元遠

進逼義具延熙柵斷長橋保即自守尋以軍潰赴死○極義

具今江蘇沛州府宜具縣明初自宜具出太湖句

至正十一年明祖命徐

州守將迎戰而梁陽

今鎮江府溧陽縣東壩

在今溧陽廣德

今鎮江府四女

鎮名在湖州長其縣西南四女山下淮南攻吳越

唐昭宗天復元年楊行仙霞

閩名在衢州府江山縣南百里仙

密遣李神福攻杭州吳越取福州句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

以僧卓巖明稱帝奉表稱藩於唐復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

為節度使八月唐兵拔建州閩主王延政出降唐兵乘勝攻福

州仁達乞師於吳越吳越王錢宏佐令張筠以兵三千救仁達

兵戰不利漢高祖元年吳越復遣舍女救福州自白鰲浦登岸

大呼奮擊城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明初平閩寇等句

福建

福建僻處海隅褊淺迫隘用以爭雄天下則甲兵糗糧不足供

也用以固守一隅則山川間阻不足恃也西漢時東越堂因於

此矣橫海樓船以四道之兵至而固以陳天嘉中陳寶應亦思

圖而浙句

明太祖以正十六年克金陵十八年收

婺州十九年收溫台慶元取衛安等州

胡廷瑞由江西建昌府出杉關取即武攻建甯命湯和由明州

入海道取福州拔之遂趨延平克其城執陳友進閩地悉平○

按杉關在福建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西至江西

建昌府百二十里有杉關巖置閩其上為江閩孔道明先

明太祖

據此矣章昭達余孝頃之師來襲而國亡五代時王氏亦嘗帝
制自為矣及饜起於內敵乘於外而地分於鄰國元末陳友定
起於閩閩乃能削平群盜保其境內其才非不足以有為也一
旦杉関失南臺驚及其身而敗亡至矣猶曰謂閩為險固之地
乎哉昔人亦言閩中形勝大類巴蜀此非通語也夫蜀內有底
頭劍閣墊江之阻外有陰平葭萌瞿唐之限北出外動關中東
顧列臨荆楚而閩曾有是乎哉建寧一郡最稱上游亦不过北
走浙中西達江右而已其至於中原也必衢信經饒池而伏渡
江越安广出廬壽而以渡淮自淮以北又累驛而後至大梁謂

自閩而出遂有當於中原之要合不能也至於敵之來攻也不
特惠潮迫近汀漳藩籬已越而南贛山谿相錯窺伺之道甚多
由建昌而趨邵武由廣信而下崇安敵已在肘腋間矣仙霞南
下建瓴之勢也而處州龍泉慶元與建寧之浦城松溪犬牙出
入往來葉宗留堂肆鬼其間而建寧以及衢信道皆為之梗山
藪隱匿保無有忽然闌入者乎温州以南由泰順而踰分水自
平陽而越流江福寧後官之郊皆戰場也而海道之捷抵白沙
浦徑進五虎門又皆險矣噫以福之幅員而可攻之隙隨在而
是備前後至備左列右至山河之環繞不足以為固而止為敵

人出沒之資耳就可為巴蜀同日道我吾嘗於南宋奔亡之傳
而反覆三歎焉蒙古之用兵也縱橫馳突大異前代臨安未陷
兩粵已為之破殘肇戶以西皆置戍軍惟廣惠潮洪州為宋守
耳使其兩廣尚全雲貴未擾為宋計者且必擇堅完之計以為
經營四方之本豈將倉皇造次遂駐蹕於偏殘寇露之福州哉
廣州形勝十倍於閩其不駐蹕於廣者懼肇戶之逼也顧贖四
方惟福州稍遠於敵又以北近臨安示不忘故都之意從而建
為行都孰知敵人所道之兵已自明州揚帆而至哉或曰為宋
計者廣州雖可都而福州亦必不可去去福州必遂入於敵矣

福州

余曰夫福州而廣州猶固尚可以圖福州守福州而福州一傾

吾猶得而固廣州乎吾嘗悼將亡之國其君若臣驚魂震魄苟
且自全遂不思為久遠之計也使有遠猷者出焉必先擇其可
固之圍以定根本立紀綱下一令於天下曰有能為我復一城
守一邑者即以官之有餘為我全一鄉保一寨此亦即以官之
其守土之臣而叛降於敵有能為我誅其人而復其境此即以
其人之官官之輩澤中不乏賢豪也累百年締造之國家非若
草窳一時此之無所繫於民心也蒲壽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
不過一亡命匹夫耳

宋史壽庚西域人與女
兄壽歲以五帝為於宋

壽庚以鷹犬微功

过假之以祿位擅市船舶其卅年官相撫使狼子野心背宋而
潛献地於元宋外懼敵師之侵内傷寿虜之叛不日已而走漳
而日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当大駐蹕福州之初而已知大勢必
至此也卷曰閩固不足為中國患乎曰昔東晉时有孫恩共出
沒海島為閩浙患恩死其党盧循繼之循滅餘鍾悉遁入閩今
泉州度户有曰泉即坊亦曰遊艇子厥類甚繁其居止常托船
上船之式頭尾尖高中平闊衝波逆浪多矣畏懼名曰了鳥船
往々走異域稱商招誘凶徒漸成暴乱嘉靖中倭寇蹂躪之
禍此輩环致也然文僞妻亦為閩浙為甚江淮以南侵定尔暫

夫蓋孫恩盧循之能留然也卷曰昔人視海道為至要王審之
據閩也尚稟命於中國其入貢之道為淮南訪阻每嘗自福州
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澄江口河
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險惡沒溺常十之四五海道
不足為中國患也然以是歟子曰非也未夜智巧日生昔之艱
難於今皆趨於便易元伯願建議海運初年以四万六千有奇
之粟徑海道入大都叛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而始
至其後益開新道波濤既習占風候雨機變如神自福州以友
江浙之糧運至京師共三百卅餘万石僅旬日而至耳今運糧

之道其於圖經使臣往來異國之道列載於針經習於海士此
淺礁暗沙險灘僻澳計潮候息輜錄不爽濤山浪屋之中彼已
視為衽席矣自塘錢鼈子門而北為所門之料角嘴為淮口之
廟灣場為登萊之成山沙門島抵登萊劉左顧天津而燕薊在
坐右指旅順而遼瀋當前子以王閔之時而概元季之後不亦
昧哉客曰倭夷或能病我中華也其以海之故哉予曰倭夷之
志在子女玉帛而已然其倡亂此非皆倭也即所謂泉郎之徒
也犹憶少時聞人宋氏經過家先生謂家先生曰嘉靖卅十七
年四月某日倭賊攻丹化府時賊首為洪澤珍故閩人以海商

導倭入寇有某生者落魄不羈敢為大言少與洪習往謁之曰
丹化不足攻也今宜併請撫於有司厚索犒與出屯島外積甲
練兵漳泉大艘舊通番市北不下千餘皆君沙習以以春整師
登舟齊候汛至分百艘泊京口百艘泊淮陰而我以大艘直指
登萊抵天津天下之勢隔而為三江淮資運勢不能達人懷洶
洶必且內乘山東豪傑當有應此吾不俟有攻堅擊銳之勞而
天下之勢且歸於我矣時賊以蒲城富饒亟欲城陷聞生之言
謂生為蒲城遊說也瞪目叱之左右顧欲殺之生匍伏泣命乃
以已竄入壺公山中事卒以頗自疑不敢出然閩人亦喜生之

山賊攻城而不深怨其言之禍及國家也家先生笑而不應予
聞之頗怪其生之狂瞽也夫以國家封域之大豈寧窳於此能
于生乃教急售其奇不擇人而教以天下之大計夫不見膏於
斧鑕也亦幸矣教

東越等句

漢武帝元鼎六年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浮海樓船將軍楊僕出武陵王溫舒出沂梅嶺

越侯出差即陳寔應等句

陳夜祖天嘉四年晉昭達自東吳度
嶺趣建武討陳寔寔留余考頃督會

稽東陽臨海永嘉洪軍自海道會之昭達敗寔寔求冊於軍方
攻其步軍頃自海道適至因併力乘之寔應敗滅○楊建安縣

五代王氏等句

唐末王潮初為群盜劫據入閩臨泉州
昭宗景福三年入福州取汀建二州遂

據有全閩乾寧四年卒弟審知代立休唐莊宗同光三年子延
祐嗣明宗天成初林閩國王未几為其下殺弟延鈞立長具

四年稱帝國考閩未帝德泰二年其下熱立其子景石者為
祖天福三年又為其下沙殺立延鈞之兄贇四年始福州刺史

王延政相攻八年延政亦稱帝國考殷九年贇為其臣朱文進
沙殺國亂延政因率兵攻文進泉漳汀洪州出奔閩運二年

下福州尽陳友定等句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流人陳友定起
有閩地義兵擊賊以功授行省參政十三年

復取汀州路元至命分省治於汀州十四年遷於延平尋授
福建行省平章了道據有八閩地十八年以將軍湯和由廣

道趙闕復命胡美由江西移閩拒友定友定誓死守城闕於
破急分兵為二以一軍守福州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丹帥批

五虎門登城臨時胡美克已建寧和益進攻延平城陷友定
仰乘死○楊於閩在今即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南寧在者城

南底頭劍陰平葭萌瞿廬均見四**墊江**縣名在四**大梁**今

南開**仙霞**閩名在建甯府浦城縣北百**葉宗留句**明英宗正

七作亂葉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分水**閩名在福甯府西

北二百里兮水巖上

流江

平陽 名在福寧府北百里而浙江

白沙浦

福州連江縣東北八十餘里大河中

有六岸塘山並峙北曰下岸塘突出於岸有白沙鏡港

五虎門

在閩縣東南 宋駐蹕福州 帝歷位社二年元伯願入臨為少帝

益王是於福州是為端宗元丙刺罕以舟師 蒲壽庚等句 端宗

出以州逼福州十一月張叔傑等奉帝航渡 蒲壽庚等句 景炎

元年帝舟泊泉州港樞招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叔傑不可

從繼而真不足乃掠舟舟并沒其賞壽庚怒殺宗 孫恩 晉安帝

室及士大夫之在泉北奔潮州壽庚泉州降 孫恩 陸安中

孫恩屢寇合稽丹徒臨海等處 盧循 見廣 王審知 見上五代 淮

五年為臨海反擊破之赴海死 南 五代楊行密據淮南國号吳石晉高祖 天门山 在浙江寧波

天福二年為孫知誥劫篡改国号南唐 狀差門 以初昌國衛置此 泠江口 在寧波定 泠江口 在寧波定

百十里 伯願建議海運 丁在元夜祖 大 今京 鑿子門 在浙江杭州府

料角嘴 在江蘇臨門廳廟灣場 在江蘇淮為府東北百 沙門

島 在山東登州府西北六十 里 遼瀋 今東三 蕭城 在丹徒府蕭

十里舊 壺公山 在丹徒府舊田 鎮今廢 壺公山 在丹徒府舊田 鎮今廢

廣東

廣東在南服最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魚魚鹽之饒市舶之

利資用易足也誠於無事時脩完險阻積穀訓兵有事則越橫

浦以狗豫章出湟谿以閩南郡東略七閩通揚越之舟車西極

兩江用撞檣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風帆頃刻擊揖江津揚舡
淮渚無不可為也豈坐老於童山巨浸間哉或曰廣東以守則
有餘以攻則不足也昔者任囂謂尉佗曰南海僻遠東西數千
里此亦一州主也可以立國佗用其言而有國者數十年五代
時劉巖承父兄之業擅有嶺南享國者亦且四世此善守之明
驗也盧循徐道覆自嶺南圖江東而敗蕭勃自嶺南圖豫章而
敗歐陽紇未越嶺南而敗王仲宣欲以嶺南復陳而敗文天祥
張世傑欲以嶺南存宋而敗此議戰而不議守之過矣余曰戰
而守各以其時耳當守而不知守以一隅之地而冀爭雄於天

下其至於覆亡也宜也當戰而不知戰使數郡以外盡為他人
之幅員而猶冀人之不為我患其可得乎從未有事於一方者
必當審天下之大勢不審天下之勢而漫應之戰而守雖異而
其至於敗亡則一也尉佗受任囂之命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
谿閩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夫劉項相爭中國擾亂此
可戰之時也而佗乃聚兵自守者佗新尉南海衆心未一欲先
固根本而後從事於外耳漢既定天下急封吳芮以長沙所以
塞嶺南之口也佗遂不敢南抗及呂后亂政佗始自尊為帝悉
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吞呂后亡而佗兵亦罷矣佗亦智矣

哉夫他固未嘗一日而忘用兵也規其初行尉事即擊并桂林象郡其後地益斥東西且萬餘里使當可乘之時遂無意於中國哉劉巖據嶺南不能為北出計者以湖南扼其吭也及湖南覆敗此嶺南得志之時矣乃僅西敗昭桂北并柳連為鞏固圍計者劉晟非遠略之主也嗟夫盧循徐南道覆海上遁逃耳一旦臨番禺始具智力未能討也及犯循長沙而北道覆犯南康廬陵豫章而北順流長驅直指建康幾殆其終於無成者以盧循畏憚不盡用道覆之謀耳非廣州之不足用也唐末黃巢轉輾殘掠竄入廣南既而北還擾荆湖禍泛淮澨汝洛陷長安

陸寢陸沉乘輿播越廣南非其厲階乎蕭勃政陽紇皆庸才舉指周章通以自斃王仲宣內無根本之固外無強大之援倉卒舉事旋以潰散宋之末造奔亡不給假息無遑豈能與全盛之敵抗哉夫時勢所在得人以乘之則起於草澤可以轉移六合也時勢既去則関河虽險不遑保矣何必嶺南之間能止人國哉且不聞陳霸先之初起乎霸先之初不过始具相耳乘後景之亂起兵北伐克平大憝卒成帝業惟其時也否則牂牁灘水橫浦桂陽並合番禺而南越止矣拔昭賀克英韶進屯雙女山而南漢亡矣豈有力足以定中原而獨置嶺南於度外者明初

王師至東莞何真遂以迎降也蓋嶺南當中原多故時進不能
以有為退孰可以自立及紛紜既定必難久存矣善乎徐道覆
之言曰本佳嶺外豈歎以此侍之子孫哉夫嶺外之不可以侍
子孫也道覆且能知之也然列守誠不易言也又吾聞嶺南之
勢在於嶺北徐道覆謂盧循劉裕若自將屯豫章遣洪將軍銳
師過嶺恐君不能當也高駢以黃巢在廣南遣兵於郴州守
險又分兵於循潮邀遮而身帥重兵於大庾嶺趨廣州潘美伐
南漢先拔郴州又拔道州蓋以奪大上游也至於大庾在南
上接三江東西便利劉裕方與盧循相持於豫章潯陽間水師
已自海道襲番禺傾其巢穴矣唐咸通中安南為南詔所陷此
道兵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饒運皆汴湘江灘水而至勞費艱阻
潤州人陳碯石者諱自福建運米沒海石一月至廣州軍食以
足近時島倭為患往往由浙閩海道闌入嶺南故嶺南之海防
頗密夫吾以全軍下桂陽略長沙則當奇以兵出海道越閩浙
問江淮矣或又曰下桂陽何如出南康夫以南康較桂陽更為
艱阻出豫章而汴江沈何如越長沙而震漢沔相對而動固有
以矣若夫假道桂州浮湘而下又踰嶺之西道也或曰或先用
奇用正時或時或又不可而踰度之哉

橫浦在南雄府保昌縣西五十里源出大庾嶺南流徑始興西合北江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今江西湓谿出湖

南永州府甯遠縣九疑山南郡今湖北揚州越語西江即左

廣西左江之上源即盤江有二源一曰北盤江源出四川一曰南盤江源出雲南至貴州境合流入廣西潯州東始謂之左

江左江之源有三一曰指標江一曰都勻江一曰都泥江均源出貴州流入廣西潯州為柳江

南武尉任巖病且死召我川令趙悅詔五代劉岩稱以乘時割據即放悅方行南武尉了越帝於廣州

侍四夜至孫銀晉安帝義熙元年盧循落番禺七年後為宋太祖訪滅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杜慧度擊斬之徐

道義熙元年道覆陷姓具八年寇之陵劉見江西篇蕭勃勃

下歐陽統陳宣帝太建元年廣州刺史歐陽統及二年二月統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而衣不能惜而員困也遂榮兵拒統

帥洪酋長迎章昭達章至歎與統懼出頓首口昭達破大水棚

擒統王仲宣隋文帝開皇十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者領斬之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洸矢死詔以劍女

慕容三藏檢校軍了又詔裴矩以控嶺南知至南康得兵數千

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流高涼洗夫人遣女孫蓋合三藏等

合擊餘文天祥宋益王景炎二年買文天祥引兵自梅州眾潰出江西六月入粵都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

取吉贛洪縣遂圍贛州三年春三月收兵復出贛江沛十一月元

張宏範執之於五坡嶺○按贛江浦在今惠州法豐縣南五

坡嶺在粵張夜傑景炎二年張夜傑合所攻蒲壽庚於泉州遂豐縣北復即武軍九月索多遣兵援泉州夜傑走

歸淺灣劉深將兵入淺灣去傑奉益王走秀山遂至井澳明年

五月攻雷州不克六月遷衛王昺於郭舍之屋山帝昺祥具二

年二月張宏範及夜傑戰於屋山夜傑兵潰陸秀夫橫浦即核

買其主赴海死夜傑復收兵至西陵山丹窰而死

南雄府北六十里大庾嶺上東北去江西陽山閩名在今連州

南為府什之里雄傑險固為南北要衝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嶺湓谿在山陽縣西北四十里封吳萬衡高帝五年立故

王王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潯潯即桂林北境今廣西象郡及越南國境湖南扼吭

等句唐昭宗元化元年詔以馬殷為武安苗俊尋遷定湖南地三年畧桂管洪州天復三年取岳州北境

溫筭位封為楚王梁開平二年取朗豐二州又敗淮南兵取昭賀格蒙襲富六州後唐明宗天成五年進封楚國王長興初子

希彭嗣二年弟希範代立漢高祖元年弟奔廣成立憲帝乾祐三年奔蕩殺希廣自稱楚王周太祖廣順初因亂南唐畧有大

地惟澧朗二州為楚將劉言沙昭今廣西桂平樂府桂今廣西柳今湖南據而南之地悉反於南漢

連州連劉晟南漢王劉岩子名宏烈居普高祖天福八年秋其先珍而自立始具今韶州府

南康今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府黃巢等句見廣南今廣南府陳霸先等

句南北朝梁武帝大清三年始具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至大庾嶺擊敗南康土蠻蔡路養其莞蕭摩訶降至元帝承聖

元年帥兵師自江出滄口合王僧辨於白茅灣三月擊敗侯景於石頭西四月敗者師於壽郡敬帝紹泰元年襲殺僧辯廢蕩

淵明立晉安王方智稱藩於府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

可太平元年自為司徒進爵長城公明年自為相國封陳公尋

自進爵為王遂稱皇南越止句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帝鹿梁王為江陰王

軍楊僕出豫章為義越使嚴出零陵下瀨將軍詳牂今貴州瀛

甲下蒼梧越馳義侯遺下詳牂江咸合番禺

水源出廣西桂林府具安縣海陽山東北流至具安縣北驪為

臨桂界又經陽朔縣東而入平樂府界又南經昭平西入梧州

境合於左右二江謂之三江口又東入肇平府封川縣界謂之

西江東至番禺桂陽今湖南南漢止等句宋太祖開寶三年遣潘鼎入於何州美伐南漢自道州而進

克富州拔賀州持趣昭州克之又拔梧州及連州大敗漢兵于

蓮花等下拔韶州進克英州引兵屯馬遷砦於雙山下漢人

出戰復敗劉鋹乃降南漢止按賀今廣西賀縣昭見上英今

韶州府英州縣今曲江縣雙山在廣州府西十七里

明師至東莞句元順帝至正廿八年廖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口梅

賜

東莞縣今嶺北今江西之陵
房廬州嶺南東境高駢等自
唐僖宗乾符二年駢奏
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

五千於郴州守隘留拔王重
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乞
王鐸以爲守隘不許。拙循今

惠州府歸善縣朔今潮州府
大庾嶺詳見廣西篇五嶺傍下
三江水見上離
劉裕襲番禺
晉安
永義

熙寧二年二月盧循陷長沙
南康廬陵豫章洪州引軍
七月
詔遣孫空沈田子自海道襲
番禺兵守廣州者不以沈道
若

虔寧乘隙奄至會大霧
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
南詔陷安南等句
事在唐懿宗
咸通二年
湘江

見廣西篇江沅指南漢沔
漢水自陝西白河縣流入
湖廣沔沔水南入
大江西又東北與漢水合流
委折南下

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下
合於江

廣西

廣西之地不必無所事於天下
然欲保據一隅幸天下之不為

我患則勢有所不能何也
始安之嶠吾境內之險也
桂嶽左右

可飛越者不一處
棧嶺嶠之材浮湘水而下
席捲衡永風趣長

沙湖南一傾則湖北必動
動湖北則中原之敵勢通矣
昔人言

用閩浙不如用粵東
用粵東不如用粵西
何也其所出之途易

而湖南之險與我共之也
昔者黃巢肆禍轉入廣南
議者謂廣

南繁富山寮間阻賊必欲藉
以自固勢且不能驟出
惟高駢昌

言於朝請救荆南鎮將守
桂梧昭永四州之險不聽
既而賊從

桂州編筏浮湘水
歷衡永抵潭州欲徑上
襄陽不果乃逾江而

東又渡淮而北入東都隘長安福乃遍於天下問其發軔之始則桂州也蒙古兀良合台從雲南入交趾可謂艱遠之至矣一旦從交趾而北破橫山進陷賓州象州入靜江遂踰巖而進破沅辰戰於潭州城下而夫淮北之所救援相接也繼又趣湖北渡江而吞當是時宋人戰戍之兵不下數十萬而敵之出沒常若無人之境是則善用兵者交趾且可以歷湖湘涉江淮也况其為粵西乎吾故曰所出之途易也然則粵西何以不可守曰以粵西守則形見勢屈敵之加我數道而至則我必困矣昔者尉佗兼有粵西其後牂牁離水之師入而居於漢李襲志堅守

始安卒并於蕭銑劉士政保靜江而馬殷取之繼又為南漢所奪宋潘美南伐由道州而進克富川拔賀州而昭州桂州次第舉矣馬堅宋名將也拮据靜江而卒為蒙古所陷明初取廣西楊傑由永州而入南攻靜江廖永忠則自廬州抵梧州由平樂以趣靜江靜江下而南江穀峒且生剋欵伏美吾未見以廣西而能倔強自雄使敵不能至城下即至而抗保其境內者也然則何以策廣西曰廣西者圖之間暇之時則有濟謨之倉卒之頃列此及也往者中原多難時兩粵抗稱樂士誠得一深識遠慮有志於天下事者周旋其間隸江上下田土膏腴耕屯可以

足食也其民凶蠻雜處慣歷險阻使習弓弩訓練可以足兵也兵食既足隱然有以持天下之後遠之可以擊楫江淮近亦可以揚鞭荆楚流寇臣竊謂足有為也或曰為廣西計亦極難耳昔人言廣西之境大約狼人半之獯獯三之民居二之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一有舉動掣肘隨至未暇為遠謀也曰不然當秦之季五嶺以南草昧方闢耳尉佗自稱蠻夷大長是也然佗猶能以兵威逐財物賂遺閩越西征瓠貉反虜焉故以漢之強大而佗猶能為抗今誠奉天子之命開府粵西以奔走封內蠻狼獯獯何不可為吾用吾以信義先之財賞服之威

令制之部伍以賞將當兩江酋長必率先趣命而強擲之材能此吾亦矜而官之使督率其種落以供我之驅使則勝兵十乃可日也昔隆賊作亂官兵討之其人善登岩崖攀緣樹木捷如猿猴追襲沙不能及又善制毒矢必中者輒斃官軍憚之以向之為勦害者轉為我用駕馭有方棍札在握相峙之宜併力北向流氓就敢當其鋒或不必之為而顧從容嘯傲如承平故事迨夫始末之嶠已踰巖關之戍已遁而合城之人尚安當晏如嗚呼是犹刀俎在前以嚙領豕之而已矣天下事孰任之哉

始安嶠

越城嶺在桂林府具安縣北去嶺之

桂嶺

即昭賀嶺詳見下五嶺句

湘水

出桂林府具安縣南九十里之瀉陽山流五里合為二流而南者曰漓江流而北者曰湘水東北流經全州浯澗水

合焉又東北流經永州東安縣南至府城西南引而北瀟水合焉又經祁陽東而入衡州府常寧縣西北境又經府城南引而

東北至衡州合焉又經衡山縣東而北流入長沙府湘潭縣過縣西至府城西深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遠青草湖注於洞庭湖行二千

五百州里

衡永長沙

三府均在湖南

黃巢等句

唐僖宗乾符元年正月高駢遣將令道寧

黃巢降其將屠彥彥師鐸李軍之等巢遂起廣南七月陷廣州駢乞救王鐸以兵二万守桂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脫十月巢自

桂州編發沿湖而下抵潭州荆南副使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遣高讓進逼江陵十一月巢趣襄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

容及江西相討使曹全晟討破賊遂渡江東走陷鄂州孫德信等十五州明年七月渡淮陷申州入穎宋徐亮境十一月進陷

東都十二月入潼關遂入長安○按桂今梧州桂今桂蒙古元林府臨桂縣治此今平樂府平樂縣潭今湖南長沙府

良合台等句

宋理宗寶祐三年蒙古大將兀良合台自吐蕃攻白蠻烏蠻鬼蠻洪部乘勢攻下阿魯諸酋西夷

悉平五年入交趾屠其城苗九日以焚不能僅獲師元七年復率兵三千蠻虜万人破標山狗內地守將陳兵之乃以復合

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破之乘勝躡賓州陳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抵潭州官軍敗其歸路合台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

橫擊於前官軍敗立遂壁城下八月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按橫山峯名在兩寧府東橫山上合台由交趾

進兵以爲孔道看象二州今柳房州尉佖等句

見廣東篇李襲志

帝義寧二年蕭銑即帝位使張綽狗嶺南郡縣多降始安李襲志散財募士以保郡城羣盜攻之皆不能下聞楊帝殺尉吏

民臨三日以尉佖之爭說之志怒欲斬說者堅守二年外皆劫援城陷爲銑所虜○按此在今桂林府劉士政三

句唐昭宗光化三年靜化節度使劉士政遣陳可播屯全義嶺以備楚之馬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播奪民耕牛犒軍民

怨之爲擾鄉導以襲秦城橋可播遂圍桂州士政出降於是桂宜岩柳象立州皆入於楚至周太祖廣順元年楚國內亂而嶺

南之地悉沒於南漢。○按全義巖在具安縣。秦城亦在縣西南。秦成之巖時此築政名。宋潘美等句。免廣

馬壁三句。元成祖至元十四年，河東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

閩前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壁，退保明。靜江十一月，哈雅破靜江，抗女民壁死之。廣西州郡皆平。

取廣西等句。元順帝至正十七年，明祖遣將北伐，即命楊深

取廣東，廿八年四月，廣東平。浪水忠引軍趨廣西，抵梧州時

揚深方克永州，南攻靜江，永忠等自平樂而進，合兵攻克之。

移師郴州，降西北土官黃奕峇巴延等，既而廣西北來。中原

多難句。指明。城江。即相思江，在桂林府南五十里，有外石。江

東西流，合白石。五嶺。最東曰大庾嶺，在江西贛州南，廬縣茅

嶺在湖廣藍山縣，茅山曰萌嶺，在湖南。倪西征。歐駱。高石道

江華縣，茅山曰越城嶺，在桂林府具安縣。

周竈擊南粵。會暑濕大疫，兵不能逾嶺，位因此以兵威射物

賂遺。因越而歐。駱管後房。為。按永嘉為東瓯，鬱林為西瓯。

始女已踰二句。順治七年，孔有伦在廣西，曹志建戰敗，大兵入

開國公趙印，遂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遠伯王

永祚皆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無禦者。○按嚴關在桂林

府具安縣西南。

雲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有事天下，若勢不先及於此

然而雲南之於天下，非無與於利害之數者也。其地曠遠，可耕

可牧，宜監之。饒甲於南服，食桑之弓。出永寧，鶴黑水之矢。巖長

水內善造毒矢著虜立死
今艾種散居此即山谷間
不可為也然累夜而不一見其何哉或曰雲南東出思黔已救
十驛山川間阻倉卒不能以自達故也吾以為雲南此以可為
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元人取道
瀘州置驛於永寧赤水之間蓋用蜀之東南明初取道貴州置
驛於普定普安之間則又棄蜀而守黔矣大都拜驛之設以
京師為向背而奪其徑易之路示以畫之二途亦制馭疆索其
此有事也沿襲漸久遂徇耳目而廢其心思若謂雲南要害舍
黔中不可計此是之不知度也已明初規取雲南大祖諭傅友

佐曰閩嶺嶺道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此亦不吉事黔中之

一驗也吾現從古用兵出沒恍惚不可端倪者無如蒙古忽必
烈之滅大理也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濟降摩
蘇入大理分兵收鄯闡諸郡又入吐蕃悉降其眾夫從臨洮而
抵金沙亦不過二千里行軍於女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
夫彼可以來我何不可以往設有入焉出麗江而北招納諸番
結以信義徑上洮岷直趨秦隴天下之視眩必且一易以為此
師從天而降也或者曰此上策也然而未易言矣諺言共次共
列盡觀蒙氏之已事乎蒙氏之初以小夷強盛并有六詔吾計

其時唐之天下尚寧事也而首從大難者乃在南詔鮮于仲通
李宓喪二十萬之師而南詔之勢遂成大和三年嘗陷戎雋
三州徑抵成都寇東川大掠而去蜀中為之虛耗大中十三年
寇播州陷之咸通四年寇西川六年陷雋州先是咸通二年寇
雋州是年又陷雋
州又咸通元年寇之年再陷安南亂邕管十四年寇黔中十五年寇西川明年逼成
都乾符初復寇西川蓋當天寶之時以迄咸通乾符之季中國
疲於奔命者後先歷見於者謂唐之武微黜宦官蠹艾內南詔
擾其外也夫南詔以一隅之地而能為中國害如此必取道
會川而北徑走成都也或者據韋齊休之說以為清溪関能引

雲南之寇宋棄雋州而蜀遂無邊患自此以古道遂湮此非
通於也夫棄清溪関必先棄雋州雋州今改圖內地也明初大
理總統段寶聞太祖開國遣女叔段真從會川走金陵奉表歸
順此出何道乎今永寧浪蕩北勝以東姚安武定以北皆與蜀
之塩井會川東川接界自此葛武侯平南中以迄王建之破鄭
旻明玉珍之侵中原皆取道於會川之南特未嘗規模前烈赫
然啟疆以梁益為先務耳故道豈盡榛蕪也且臨洮可以創行
而越金沙建昌何不可循跡而問西川乎或又曰往時雲南以
以爭蜀者以蜀為富饒耳今時勢已異西川數千里間盡為即

墟得其地誰為之耕曰艾城誰為之守蜀計以不臣問也子曰
以又不然蜀中幅員廣遠山川脩阻亂寇之剪屠大抵成都最
甚其竄徙窮僻保聚山谷者時亦不乏焉誠廣為招徠厚民生
殖擇噤喉之地畫而守之且耕且屯嚴為訓練敵未攻我勢未
能旦夕下也轉輸列長安以南道途險遠出掠列材材藜鮮少浩
野無虞此亦坐制敵人之策也或曰子之坐籌若有餘矣惜未
身閱其際也方東道孔棘時子力以圖之犹懼不足尚能從容
北顧為多方誤敵之謀哉予曰此誤於不早圖也昔祖逖以單
弱之旅慷慨渡江及屯雍邱居然重鎮以列曜石勒之強不能

為難使今有遠敵者出焉統罷敵之卒入空虛之地措置有方
應援盡中矣在不可奮然有為而遂也夫據堅敵氣沮使敵勢
日彰而吾境日蹙以至於亡也且也吾子拒敵於東而敵果不
能為我患是亦可也我拒敵於東而敵忽乘之於西又將何以
應之哉侯敵之如我而後分兵以應之何以敵未加我而先發
以制敵使敵不能測吾之虛實也上策既未可行中策又不知
汰而局守於曲靖善安之如此最下策也太祖固言之矣曰関
索嶺非雲南正路也何共不三復乎此也君子蓋觀於蒙氏之
計以具及版氏之計以止者而未嘗不為歎嗟太息也

思今貴州黔即貴州北境也元人取道瀘州向宋理宗景定二年劉整以州降

元教之役宋瀘州失而蜀益永寧今四川敘州赤水在今貴州仁懷廳治

不可為宋之止亦日迫矣明初取道貴州等句洪武十四年命傅文佐征雲南友佐至樹

擊破蠻兵於赤外河友佐乃率大兵由辰沅沅越貴州克普定苗復攻普安下之按普安今貴州宜興府普安廳普定今貴

州安順府閔索嶺在貴州永寧州北百里巔極高普定縣周迴百餘里入滇者道必由此忽必烈滅大

理等句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以烏蘭哈達總兵軍務分三

道以進自臨洮逆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

及棧以濟摩拔蠻王迎降進薄大隈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

且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郡進入吐蕃其酋索智爾圖恨出

降按大理即大理府臨邛今甘肅蘭州府越道州金沙江源

出麗江府西北旄牛徼外以產金沙故名摩荻一名摩沙即摩

竺之語今麗江府是其地吐蕃今西方吐蕃是焉永寧麗江接界鄯善故蒙氏別都今雲南府地洩今甘肅鞏

昌岷州秦今甘肅隴今陝西鳳州蒙氏并六詔戰國時建在

薛氏漢武帝時立白崖王仁果為漢王而臨嗣絕蜀漢時武侯南

征師次白崖立為酋長賜姓張氏遂成據雲南歷十七代當唐

太宗貞觀初張彙進求以蒙舍酋佃農羅強遂遜位焉蒙氏者

烏蠻別種也高宗永徽四年佃農羅遣使入朝上元元年子羅

炎嚴立睿宗太極元年子晟羅皮立唐封為台登即王元宗開元

廿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功乃贈劍南節度使王昱求

唐

故稱南詔在永昌姚州之間本哀牢別

種也開元冊封至天寶臥大為邊患

鮮于仲通李宓等句

宗天寶十載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士

卒死者六萬人十三載

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

困壁不戰宓糧盡士

卒飢死十七人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

沒楊國忠

隱伏敗更以提聞益發兵討之前後死者

廿萬人

東西川

唐

宗至德初分劍南為二置東西川節度使

東川節度使

龍鳳普陵瀘策渝合五州在今四川

龍鳳普陵瀘策渝合五州在今四川

龍鳳普陵瀘策渝合五州在今四川

戶澧州府境四川領益彭蜀漢眉嘉印簡資茂黎雅
以西州在今四川成都雅州嘉定叙州寧遠府境

陷戎雋
印白 唐文宗太和三年杜元穎領鎮西川不曉軍務專以蓄積
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差顏遂謀入寇以蜀卒為

其外郭大掠而去按戎今四川叙州大十三年等句
府即今四川印州舊今四川寧遠府

法漢道以直犀蠻使入直犀女子弟叔以方叔為羈縻之既而軍
府廉於康於杜悅奏滅戎於南詔丰祐怒顏據邊丰祐卒子

酋於立乃稱皇帝改國号大理
播州在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西咸通四年寇西川

南詔畧女南秦襲死之五年回標舊州以標西南曹節度使
蕭節率屠蠻鬼主處南詔於大渡河敗之揭大渡河出雅州

西北生羗界東流入嘉
宣州城東南入大江

六年陷舊州
喻士珍鑿設陰掠兩林東

變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改開門降
南詔遂悉殺戎卒士珍遂臣於蠻

十四年寇黔中四句
南詔

綽復寇蜀鉅舟大渡河以濟為刺史黃景復擊却之眾循河而
南夜搏上流兵夾攻瀨水泚屯景復敗走还黎州蠻躡追為景

復訪敗會蠻踵未还攻大渡河仆旗息鼓信上書白冤事戎兵
信之不戰桥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印州

成都大震師度使牛叢固守但綽至彭津而还回寇黔中經略
使秦匡謀懼奔荆南俄復攻黎州景復擊走之僖宗乾符元年

畧屬雅間破黎州入印味閩標成都
於咸通十四年以云十五年又云明年疑有誤

會理 會川
縣 韋存休 唐穆宗長元二年韋存休從使雲南还法常步

溪閣外尽斥棄之疆場可以無虞
溪縣南百十里建五大渡河南其地為西夷入犯必由之道南

至甯遠府 段宝句
七百十里 段氏自石晋时代有大理稱大理国元憲

尔綽克管領八方由是段氏仍
奉表降順尋復恃險負固至洪武十五年藍玉沐英克大理擒

宝子段成 浪蕖
雲南平 北八十里 北勝 姚安 武定 黔

府姚州 府姚州 府姚州

武定 黔

武定 黔

定府東川今雲南東川府會澤縣地武侯平南中蜀漢後主建興三年亮討雍闓分軍一出牂牁

一曰益州而躬率步騎渡瀘入越巂斬闓孟獲聚眾拒敵亮七

繼七擒獲感服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定

王建破鄭旻鄭旻事未詳○旻伐史梁末帝乾化四年南詔寇

甚合末明王珍侵中慶元順帝至正廿二年明王珍聞陳友

治屯金馬山遂自牂隲蜀王詭害徐壽輝謀欲討之遣兵陷雲南

亂寇句指張敬忠等東道孔棘句順治十三年桂王由榔奔雲南十

義三路大兵俱集貴州十一月入雲南由榔奔永昌十七年正月大兵克雲南由榔奔騰越祖遜句晉懷帝

年左丞相屠以逃為豫州刺史將部曲百餘家渡江屯淮陰二千餘人而後進至元帝大具三年逃后後趙將姚豹於據陳

川故城刻女糧運約宵遁進屯封邱以逼之鎮雍邱○按雍邱今湖南開封府永縣曲靖今由普安

按此云普安在今貴州也順府普安州

貴州

貴州蕞尔之地也其形勢有可言者乎曰孫子有言兵無常勢

水出常形即地之形勢亦安有常哉今夫函關劍閣天下之險

也一旦武關入陰平踰豳謂函關劍閣者曾不能如門國闕之

限焉一成足以具夏矣三戶可亡以秦矣以一成三戶者豈有

金城湯池之固哉有志者得而用之天下不能抗也其可以

貴州為蕞尔而少之哉常攻貴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驛沙經

自平溪清浪而西迴環達於西北幾千六百餘里

崇禎四年督臣朱燮元討

安位征降使位通上下之衛并清平偏鎮四衛設亭障置游徼紀里道之長千六百餘里貴陽猶人之有胸

腹也東西諸府衛猶人之兩臂然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衝

列沅靖未敢爭也據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

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所謂以守則

固矣命一軍出靈益以壓雲之口而以一軍東指辰沅彭言下

湖南而捲甲以趨湖北武陵澧陽不知其計守膺擊荆南垂頭

襄陽而天下之腰膺已為吾計制矣一軍北出思黔下重戶敵

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劬之颯馳葭萌也問途沔北顧盼長

安而天下之喉吭且為我計搃矣所謂以攻則強矣如是而曰

貴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容悌然起曰子之言亦誕矣夫貴

州者山箐蒼鬱蠻左侏離自設有以迄今茲苗種孳孳時或為

患及大軍四集列草薶而愈瀾之矣未聞其能為中國病也且

東出沅辰則五溪結曲為之限北趨巴蜀則重江汗漫為之防

子又何言之易耶余曰如客之言計謂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

也貴州之地自唐宋以來通於中國者不過什之一二元人始

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於羈縻異域未能草昧革其之習也夫

風氣日開人才亦然漸出今中國衣冠固多流寓其間者且英

雄俊偉之士亦何也。不生而為貴州，終於拯獠之俗也。吾不信也。彼苗頑者，貪殘性^生命，爭奪無厭，見利而逐，自取剪屠，固其宜矣。然安邦彥亦不過水西支孽耳。一旦披猖肆惡，結烏撒以攻霑益，而雲南為之震驚。誘諸苗以襲偏沅，而湖廣為之奔命。師出光類，圍迫貴陽，龍里新添以東，勢在焚劫。而川粵之師，坦然而不敢進。其為患亦劇矣。賴邦彥亦止苗夷，故智無深識遠圖耳。犹且興五省之甲，僅而克之。西南半壁，驛騷殆遍，尚謂不能為中國患者，客曰：誠如子言，以水西一族而貴州全力，且不能禦之。又何有於縱橫天下哉！余曰：此非貴州之不足恃也，用兵者

不知其方也。王三善統川貴之師，當貴陽就圍，迨途次自平越至龍里，計程百三十里。耳禎四百而後達，賊自畏蕙解圍引去。耳使三善於屯兵平越之時，分遣精銳從遵義而進，直指大方，覆其巢穴，賊必潰散。扼其要害，至則殲之，賊可旦夕平矣。計不出此，使賊展轉出沒，逞其恣睢，動涉旬時。易三大帥^{王三善高夢得朱燮元}擾半天下，而後底平。謂用兵者，犹有人乎哉！故曰：非貴州之不足恃也。

函閣 在今河南靈寶縣治南十里 劍閣 在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北二十五里，即劍門也 武関 在今陝西商州 陰平 在今四川綿州梓潼縣西北百六十里 平溪 関名，在今思州府東北州里 清浪 衛名，在今鎮遠府東

七十偏橋衛名在今鎮遠西六十里銅鼓衛名在今黎平府北百廿里沅靖沅府名靖州名均屬湖南

普安

明時有普安州今為其義府普安縣又有普安衛今為普安直隸廳烏撒府名在今大定府畢節縣西平

越州

永甯今安順府永甯州雷益今雲南曲靖府雷益州辰辰州府辰州府名今湖南常德府武陵今湖南常德府

武陵

澧陽今湖南澧州石門縣思今思州府黔江葭萌閩名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南五

野沔

見陝西篇五溪雄溪橫溪辰溪西溪武溪謂之五溪元人元置

以方順元等安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設祖至元十六年西南訛番附者計三千四百八十七寨流寓白全

期之謂平溪御漢之禍流浪是也安邦房等句明熹宗天啟元年水西王相安邦房徒奢崇明為叛

羅由大王率兵首襲大定畢節治之洪都頭目鑄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定東下麓安平越偏橋邦房自統水西軍渡陸

廣河直趨貴陽城中糧盡死守合新撫王三善分兵道進奪龍里擊殺安邦俊邦房駭走遠乘勝抵貴陽城下呼曰新

撫至矣岑城懼呼更生○按龍里衛名東亞新添之十里唐

宋討為羅甸蠻地今為龍里縣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新

添衛名古蠻夷地宋嘉泰初土官宋永高克服麥新等也以其子勝守之改麥新曰新添今為貴陽府貴定縣具五

省之甲等句天啟三年川兵既克重元貴州兵不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黨以訪陷朝議加朱變元兵初傳即四

川總督討賊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岡坪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崇明逃入舊蘭州城為參將羅象訪攻克賊

勢益蹙乃率餘眾走死場備兵邦房邦房遣二軍窺遵義變元

敗之變元以永甯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地撫王三

善會師六萬進討遂渡渭河直抵大方邦房匿織金三善連破賊

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日已進師焚大

方廬舍而東為降賊陳其愚計害於皇賊勢復張貴州官軍

屢為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乃晉變元兵部

高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六年邦房乞撫許之未幾變元以父

楊仁大

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擒其巢四川經兵侯良柱副使到可訓
 賊於永寧占戎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拜房水西平口擒舊
 州城在今四川叙永廳東青崗坪在黔西大方今大定府
 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織金城在黔西州
 巢也
 西賊